

云上，
雅蒙 著

是我不可触及的哀伤

他问我：「你知道喜欢和爱的区别在哪里吗？」

我不说话，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。

他说：「喜欢一朵花就会去摘花，而爱一朵花却会用心去浇灌它。」

1883396

云一，
雅蒙 著

是我不可触及的忧伤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云上, 是我不可触及的哀伤 / 雅蒙著. -- 北京 :

新星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133-0428-3

I. ①云… II. ①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0059号

云上, 是我不可触及的哀伤

雅蒙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书妆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83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28-3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引子：

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，他问我：“你知道喜欢和爱的区别在哪里吗？”

我不说话，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。

他说：“喜欢一朵花就会去摘花，而爱一朵花却会用心去浇灌它。”

那时候，我没想过我们之间会繁衍出什么故事，即使是已经有了故事，我觉得那也再平常不过，我们太熟悉了，熟悉到我感觉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谁都没理由夺走这一部分，除非生命已至尽头。然而，生命是一场华丽的闹剧，可笑的是，谁也不能成为自己的导演。

第一章

1

“多少钱？”带眼镜的女人惊叫着。

“5000元。”我说。

“你确定是5000元人民币而不是5000日元吗？”

我打开房间里的一扇玻璃窗，吹了吹手指上的尘土，想来，我已经一个月没在这里住过了。窗台上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窗边的君子兰无精打采地垂着头，地板有些潮湿，那是临走的时候厨房的水管子有些漏水，菜池子里的漏水盖锈住了，渗不下水，水滴便一点点装满整个池子，然后溢了出来。原本我是打算把它修好的，只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我没了心情，一心只想逃离这座空旷的“大坟墓”。没错，现在对我而言，这里就像一座“活死人墓”。当然，我没有小龙女那般超然的境界，所以，当时的我，只想逃离，越快越好。

带眼镜的女人用脚踩了踩潮湿的地板，再次以确定性的口吻问道：“就凭这用水泡过的地板，这落满灰尘的房间，还有……你确定你要5000元人民币？”

我低着头去擦君子兰的叶子：“我可以打扫干净再租给你，但是，5000元，少一分也不行。”

“好，我租下了，”穿套装的女人说话了，从踏进房间她始终未发一言，但我确定她才是真正想租房子的人，“先付你两个月的租金，其他的我们以后再算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

女人微笑着走近我，“房间我会找人来打扫，不过……”她环顾四周，“不过，你能告诉我，这么大的房子一直是你一个人住吗？”

“哦，不是。”我微摇了摇头，“原本还有人陪我住的，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了。”

“哦，是这个样子。”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支票，“喏，拿去吧。”

我接过支票，顺便看了眼她的栗色小皮包，那是LV的最新款。穿套装的女人看上去年龄已经不小，脖子已被岁月刻上细琐的纹路，脸部比较光滑，看上去是长期被高级化妆品滋养得很好。女人十指纤长，指甲被修剪得很平整。让我格外注意的却是她的脚趾头，那上面被涂染成淡雅的粉色，我个人认为这种颜色是不适合她的年龄的，由此可以看出，她该是个渴望纯真的女人，当然，这和年龄无关。

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欧阳依雅，是A大心理学系的一名大四学生，也是这座大房子的主人。一个月以前，这里还住着一个年龄比我大16岁的男人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他突然就不见了，在茶几上给我留了一封短信，说他要远行。以前这种事情也是有过的，但每次不过三五天就回来了，而这次，竟持续了一个月，我想，他在短期内是不会出现了。这座将近两百平方米的房子突然就只剩下

我一个人，房间里没有声响，过分的安静使我时常陷入孤独的沉思中，不能自拔。开始的几天，我每天睡很多觉，不分昼夜。哦，忘了说，我有长期的失眠症，房间里突然没了声响，我竟然一下子就进入梦乡，难以醒来。是第四天的时候吧，我记得，我突然从梦境中苏醒，黑夜里起身，打翻了床头的杯子，玻璃片碎了一地，我的胸口开始疼痛，悲伤骤然袭来，我蹲在房间的角落里开始嘤嘤哭泣。转过天来，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搬出这座房子，回到了学校的集体宿舍。

面临毕业，学校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毕业论文，我想，是时候趁此机会出去走走了。不过，走之前，我必须先把房子处理掉，于是我选择了穿套装的女人。

女人端来几盘用豆质品做成的菜式，笑着对我仰了仰脸：“来吧，小女孩，来品尝一下吧。”我用脚轻踩了踩脚下那块因被水浸过而略微凸出来的地板，站了起来，“看起来好丰盛啊，这些都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人笑着解下围裙，很熟练地递给带眼镜的女人：“这个嘛，这是龙眼豆腐，这是干贝银丝豆腐，喏，你看，这个叫熘皮蛋豆腐球……”

我撑大眼睛听她悉心介绍着，“为什么全是豆腐？”

“因为我在减肥，我也比较喜爱豆腐，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”

我笑着摇头：“不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”

“那请坐吧。”女人招呼着。

“好，谢谢。”我拉过身边的椅子。

“你也坐下来一起享用吧。”女人转头对带眼镜的女人说。

“是。”带眼镜的女人微弯下腰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拉开旁边的

椅子坐了下来。

整顿饭吃得有些压抑，好似突然闯进了哪个世纪的皇廷盛宴，大家毕恭毕敬，轻易不发一言。

从那幢房子出来时天空突然飘起了细雨，我怀抱窗台上那盆打了蔫的君子兰，那是刚搬到这里时，他送给我的，如今我要搬走了，自然也要带上它。其实，归到底，我还是不能完全放下这里的一切。

穿套装的女人从台阶上下来，递给我一把蓝地白色碎花的雨伞：“喏，拿着。”

“天堂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天堂。”我接过伞，轻念着伞把儿上刻着的一行小字，“好像定情信物哦。”我说。

女人笑着低下头，我们一起注意到她的粉色脚趾甲在雨滴的宠慕下泛着晶莹的光。

“你还有亲人吗？”女人打破了沉默。

“哦，亲人，没有了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孤儿。”

女人歪了歪头，甩了甩脚脖子上落下的水滴：“那么和你住在这里的人不是你的亲人吗？”

“是吧，如果非要我安排一个亲人角色的话。”我用右手撑开伞，左手用力把花盆往上抱了抱。我不知自己怎么会在这么一个雨夜跟一个陌生女人交谈，总之，我的心里开始有些憋闷，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对话。

“你很有意思，有时间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好吗？”女人说。

“好吧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”

“那么，要不要我开车送你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谢谢你的晚饭，再见了。”

“你养的？”到学校后，同寝室的“毒蛇女”递给我一条干毛巾。

“嗯。”我随便擦了擦头。

“毒蛇女”本名叫殷黎裳，只因身段娇好，便有“美人蛇”之称。她永远只是浅浅的笑，媚眼如丝，几分娇柔，几分傲然。系里系外的男生更是被她迷了个遍，而她，从来不善于收拾残局，仿若一场不具任何意义的攻首战，男人被拿下，对她而言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由此，她在学校里又多了“毒蛇女”的称号，蛇蝎美女大抵如此吧。据她自己说，她从3岁就没了父亲，母亲随即被香港的一位商人包养，她是被保姆带大的，每个月，包养她母亲的港商会给她打入一笔生活费。等到她12岁那年，港商闹婚变，男人为保住自己的家庭不得不放弃她的母亲。不久后，她母亲又被一位美国佬看中，并跟随其去了美国，除了每月从银行领取固定的生活费，她几乎与母亲失去了一切联系。毒蛇女讲这些的时候平静极了，眼睛望着房间的一角，动也不动，仿若在讲别人的故事。

“喂，它好像快要死掉了。”她指着那盆君子兰说。

“嗯，”我把毛巾搭在肩上，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去，“许久没人关照过它了。”

“唉，”她轻叹了口气，“原来植物和人一样容易枯萎。”

“有时候人比植物更容易枯萎吧。”我说。

她抬起头，愣愣地看着我，而后莞尔一笑：“是吧。”

“做好论文选题了吗？”她说。

我摇摇头：“还没有，想先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再说。”

“好啊，”她倒在床上冲我打了个响指，“听说B县有一个小山村，人烟稀少，那里住着一位老人，据说能占卜未来，我们一起去

看看？”

我把淋湿的头发用黑皮筋简单地挽起，然后坐在床边望向窗外：“什么样的老人，能算出人的行踪吗？”

毒蛇女躺在床上翘着腿，托着下巴：“应该可以吧，听说很神的。不过……”她坐起身与我四目相对，“你想找谁呢？”

“找我想找的人。”

她耸耸肩：“去看看不就得了。”

这天，天色有些阴霾，我和毒蛇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搭最早一班公车离开了学校。我们选最后排靠窗位置坐下，她从行李包里掏出小镜子整理头发，我则从双肩包里掏出一本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读了起来。不久后，车里就挤满了赶着去工作的上班族。毒蛇女把小镜子收到上衣小口袋里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：“喂，你看她漂亮吗？”我抬起头来，右边边站着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，女人低垂着眼帘，头发还有些潮湿，刚洗过未干的样子。车子偶尔刹车，她的头就会稍稍后倾，这时候可以清晰看到她的面容。女人脸上未施任何妆容，五官却格外的精致。只是，从那张肃静的脸上读不出快乐，也读不出哀伤。

“她应该再化点妆，”毒蛇女小声对我说，“那样，会让她显得精神些。”

“她这样也很漂亮，不是吗？”我说。

毒蛇女同意似的点头：“她带着些迷茫的味道。”

我转头给她一个迷茫的眼神，然后俩人突然就笑了起来。

我在想，这种女人他应该不会喜欢吧。车子缓缓行驶出市区，我闭上眼睛，仰头靠在后坐僵硬的靠背上，陷入了深远的回忆中——清晨起床后，他把煎好的荷包蛋放入我的碟子里，把热牛奶

推到我的面前，看我狼吞虎咽，他笑着伸手去揉我的头发。他常说，女孩子就应该有女孩子的样子，应该早些起床从衣柜里挑选衣服，精心搭配，还要化化妆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，这起码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。而我，全然不理，一头卷曲的长发孤零零地垂落至胸前，永远的白衬衣，洗得发白的蓝色仔裤，黑白相配的帆布鞋。他说得对，我是不适合做女人的，女人不应该把自己弄出一副邋邋遢遢模样，女人不应该像张飞一样张牙舞爪。

我把头略微向右侧了侧，眼眶有些湿润。毒蛇女推了我一把：“喂，睡着了？”

“嗯。”我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。

“睡着了还说话？”

我半睁开眼睛瞟了她一眼：“梦话。”

“去你的。不过如果真累了，就睡一会儿吧。”

我微闭着眼睛不说话，窗外，雾气已经慢慢散去。我睡不安稳，自从他走后的第四天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就再也睡不安稳了，一旦闭上眼睛，莫名的悲伤就迅速席卷而来。我疲惫极了，我欲哭无泪。

车子行至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从终点站下了车，要转搭另一辆公车前往B县的那个小山村。据说，只有一辆车通往那里，我蹲在站牌底下低着头，许是早上没吃饭有些晕车，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。毒蛇女递给我一瓶矿泉水：“怎么样，还好吗？”我接过水，无力地摆了摆手。她走过来蹲在了我的旁边，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，“早知道就该买点吃的。”我笑，她的身上真香啊，是香奈尔的香水吧。

终于还是吐了，奔涌而上的酸水一股一股地从胃里翻腾上来。我难受极了，全身虚脱一般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毒蛇女抱紧我的肩头不断流泪：“天啊，哪里有医院啊，你还好吗，还好吗？”我说不出话来，冷雨淅沥，像云似雨又如风，笼罩着这个小小的站台。

我起身整了整颓败的衣角，“我们走。”我说。

“你可以吗？”毒蛇女不无担忧地问。

“没问题。”

我必须走，此刻，我的心底有一些东西在对我召唤，不远处的这个小山村载着我的希望，时至今日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对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惦念，不仅仅是。雾雨蒙蒙，强大的回忆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席卷了我的大脑。

2

“你该去买条牛仔裤了，黑色的吧，你穿了太多蓝色的牛仔裤。”他边翻着报纸边对刚进门的我说。

我笑着撩起裤脚的破洞给他看。那是刚刚被隔壁别墅里的贵族犬咬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放下手里的报纸，走过来蹲下身，轻轻搬起我的脚，看了又看，最后抚摸着冰凉的我脚脖子，“没伤着吧。”

我笑着摇头耸了耸肩。

隔壁别墅住的女人似乎是个演员，平日里很少见到她，那里长年只住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非佣。女人在家时对自己的贵族犬是宠之又宠，女人走了，贵族犬马上变为非佣脚下的贫下中农。近日，贵族犬不知从哪里被搞大了肚子，非佣更是对它一百个不待见，逢人便用蹩脚的中文指着它一通数落：“野狗，野狗！”这日，贵族犬终于忍受不了对它狗格的侮辱，起义时误伤到恰巧经过的我。

我把这些讲给他听，他在笑。屋里点起了火炉，按常理，9月的天气还用不着点火，可我怕冷，他从进秋就为我点起了火炉。

“来，坐过来。”他拍拍自己的腿。

我把肩上的斜挎包摘下来扔在沙发上，侧身坐到他的腿上。

“今天过得好吗？”他把手插进我的长发里，轻轻揉了揉。

“一切安好。”我低下头指着裤脚的破洞，“除了它。”

他笑着拿过身边的蓝色包装袋：“打开看看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把手伸进袋子里：“不，我要先猜猜。”

他用手捏了下我的鼻子：“猜吧。”

我把袋子里的黑色牛仔裤抽出来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它？”

他笑：“你猜啊。”

尘封的泪水再次漫过眼底，毒蛇女用手摸我的脑门：“还是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尽量控制住自己浓重的鼻音。脑中过电影般，一幕幕闪着他的笑脸。“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？”我说。

“大概快了吧。”

下车时，雨已经小了很多。脚边的泥土沾到鞋子上，很黏。

“呀，”毒蛇女找到一块大石头，拼命往上蹭着泥，“我的NIKE的鞋子啊，这双可是限量版呢。”

我眯着眼睛看前方的小路，很长，蜿蜒崎岖，仿佛没有尽头。

“你确定我们到了吗？”

毒蛇女边蹭着鞋边嚷嚷着：“这鬼地方，有人吗，有人吗？”

“何人在叫？”后方出现的苍老声音以一种近乎京剧腔儿的调子问道。

我和毒蛇女几乎是同时惊恐地转过身来。

“您好，请问这条小路是通往村里的吗？”我以一种有些恳求的口吻询问道。

老人半眯着眼睛，淅沥的雨滴打湿了他的破草帽，草帽底下已经有些发白的眉毛轻挑着：“你们是？”

“外村人。”毒蛇女抢话道。

“这我自然晓得。”老人的口气有些厌腻。

“那么能请您为我们指路吗？求您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不过这种天气外村人是不能进村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人瞅了眼脚下的泥：“能告诉我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吗？”

“找人。”我说。

“何人？”

“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”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嗓子有些哽咽，我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，“求您帮帮我吧。”

“唉，”老人叹了口气，意味深长，“先回去吧，姑娘。”

“不，我不走。”我蹲下身去，雨水和着泪水模糊了我的眼。

“你没听说吗？在下雨天进这个村的人是要走霉运的，听我的，天放晴了再来。”

“有这种说法吗？”毒蛇女半信半疑地问。

“不信你们就去，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头便是。”老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那么，要不要去呢。“我们去吧，不过是老人家的迷信说法。”毒蛇女对我说。

“不。”思量过后，我还是决定等天晴了再说。已经走到这一步断不能为这一时冲动打断了原本的计划。我要找到他，不论要走多远，要等多久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

我和毒蛇女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。旅馆不大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还能洗热水澡，在这个雨夜，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，对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恩赐了。

毒蛇女先去洗澡，我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雨水发呆。

“嘿，宝贝，这边。”他举着伞等在学院门口。

我用手遮着头朝他跑来：“雨好大。”

“上车。”他用手摘掉我身上的斜挎包。

“不。我们去散散步怎么样？”

他没说话，把伞歪向我这一边，把我的手插进他的口袋里。他的手真暖啊。

“嘿，我洗好了，小雅，过来吧。”思绪再次被毒蛇女拉回现实。窗外，乌云翻滚，雨又渐大，风刮得似乎有些紧。我闭上眼睛，云上，是我不可触及的哀伤。

“要帮忙吗？”毒蛇女把浴巾裹在头上，扒着洗澡间的门手探身问道。

“不用。”

“那好，有事叫我。”她用一种在我看来十分欢娱的步伐，在房间里有节奏地踩着咯咯作响的地板。我喜欢这样的朋友，即使面对狂风骤雨，脸上也永远是阳光明媚。我常常在想，当初是怎样和

毒蛇女走到一起的呢，每次思考过后大脑都是一片苍白。或许，在那些风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把所有的记忆都留给了那个人。对，全部，没有留下一分一毫。

这样想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喷头的水有些凉，“啊……”我惊叫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听到毒蛇女快速朝洗澡间跑过来。

“为什么没有浴巾和拖鞋？”我像个无辜的孩子赤身裸体地站在水池边。见到她，又马上跨进浴池里，“别看。”

她笑：“都是女孩，这有什么，到公共澡堂里还不是一样让人看。”

“公共澡堂是怎样的？”我说。

“天啊，竟然有人没去过公共澡堂。告诉我，你以前的22年是如何度过的？”

我不说话，兀自低下头去。过去有他，他为我安排好一切，这些小事何需自己来操心？

“算了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帮你拿。”

“他们这里竟然没有浴巾和拖鞋。”我低声嘟囔着，声音小得令自己颤抖。

“这里又不是大酒店，当然没有那些东西了。怎么？你自己没有带？”

是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，以前每次出游都是他为我打理好一切，我忘了他已经离开我了，我完全忘了。

“忘记了。”我用右手轻捶着头。

“穿我的吧。”毒蛇女果敢地把拖鞋踢给我，“来，出来吧，我给你去拿睡衣。”

“你穿什么？”

“这样不是挺好。”她光着脚踩着浴池溅出来的洗澡水，“这样很艺术是不是？”

我不说话，此时的我早已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。

“等着。”毒蛇女转过身，走出洗澡间。她的脚踝真漂亮，她转身的一瞬间，我看到她脚趾甲上被涂画成10个不同颜色的小人，5个在笑，5个在哭。

3

“或许，我们该去旅行一次了。”他在一天晚饭时突然对我说。我把学院里组织的旅行单子在放学后迅速捏烂，扔进垃圾筒。

“为什么要现在去？”我说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现在适合出游。”

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先知，不仅能轻易读懂我的心思，对我发生的一切更是了如指掌。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，我或许会有些恐慌或是害怕，可他不是别人，他是陪我度过童年，把我引入青春期，教我如何做一个品位女人，对我宠爱有加，爱我如他的男人。只有和他在一起时，我才觉得自己是十分安全的。

“能告诉我，你以前的那段生活和你要找的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”毒蛇女突然趴在床上，用手撑着下巴对我说。

“或许，我寻找的不单单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段逝去的时光，只有找回那段时光，我才能完全释怀，才能放过自己。”我望着天花板，把这些讲给毒蛇女，又像是讲给自己听，讲给那个倔犟的，在身体里隐藏着的另一个自己。

“是吗。”毒蛇女在床上转了个身，仰头靠在白色床单上，双